



華 燈初上，我跟醫生張榮麟逛進深水埗通州街公園。未到門口，一陣令人窒息的尿騷味襲來。甫坐下石凳，花叢裏鑽出三隻大打出手的老鼠，我嚇得尖叫。張醫生像是習以為常，鎮定地戲謔：「有些老鼠比貓還大，我還見過老鼠從人的左褲管穿到右褲管，所以別穿闊腳褲呢。」我眼前這齣4D驚悚片的配樂，是下棋翁此起彼落的「咁……咁」吐痰聲。

如此環境，卻是70多位露宿者最後的伊甸園。

自前年開始，政府陸續清拆通州街橋底由露宿者搭建的木屋，被驅逐人士四散，通州街公園成為部份無家者的最後陣地。這班低端人口，卻是張醫生高鏡頭頭下的主角。他們大部份身形消瘦、雙頰凹陷，臉色比毗鄰新建豪宅的高牆更白，迷茫的雙眼連同迷茫的前景，一併投射在人間，被收入鏡頭。「附近在建的豪宅落成後，他們不知要被趕到哪裏了？」醫生邊念白，邊跟路邊相識的打招呼。

「逼到啱家連街都唔畀瞓，瞓馬路嗎？政府做過甚麼？」知道我們是記者，露宿者A脫口說。房委會去年底公佈公屋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達到5.5年歷史高位。「五年？我2006年已開始申請了，現在還是踏在這裏。」A悻悻然投訴。

「上樓？不如輪候骨灰龕！」

另一位露宿者發哥搶白：「惟有期待等待吧，但現在我不會等上樓，我申請的是骨灰龕。」未到五十的他滿頭白髮，選擇着兩根拐杖。原是酒保的他因病而淪為半傷殘喪失工作能力，太太住在娘家空間不夠，他無奈瞓街。「我如此年輕便要撐着兩支A&A，我身體內部有甚麼病你知不知？突然一發作便軟癱在地，

就這樣掛了！」早陣子，這裏一位端坐輪椅上的老人，某大像銅像般巋然不動，他們去推他才發覺老人已沒有氣息。「是我親自替他打電話報警的，這裏最近已死了三件。」A說，神色複雜地瞥了張醫生一眼，誰都不知道自己的下場會否跟老伯一樣。

近日一份國際調查報告指出，香港平均房價高達973萬港元貴絕全球；與此同時，至少逾千人連一瓦遮頭都無。有人在深水埗網吧電腦桌上猝死，有麥難民魂斷快餐店，他們都是有工作的半露宿者。「他們早上上班，晚上露宿不同地方，不會有人察覺他們無家。」醫生說。

露宿者們沒有家，沒有電腦，沒有冷氣，沒有桌子，最要命是，沒有未來。

學生時代已愛上攝影的張醫生，一直以影相減壓。「影相可以不用約人，比打波更靈活。」無聊時，他狠着相機到處拍；手術之間的空檔，他也去找題材拍，原愛打雀、影動物，後來頓然發覺香港人不及動物園的動物自在。

有次看報紙，張醫生知道昌新里行人天橋廿多位露宿者將被人趕走，覺得是個題材。自此，他開始拍劊房、棺材房、天台屋、籠屋一族，甚至無家可歸的露宿者。後來他報讀英國兩年制的遙距碩士課程，校方要求作品要有批判性和創意，他認為這主題可以繼續發展。原本為交功課，但醫者父母心，後來他慢慢拍出了同理心，更開始去關心一班草根的故事。

「通州街與昌新里環境不同，（露宿者）很多是道友、老人家，長期病患者，昌新里比較年輕，有些越南人。」張醫生侃侃而談，像在說家人的近況。「最近我到油麻地梁顯利中心外跟露宿者聊天，他們說，最近有四位街坊過身了，其中一位是在佳寶被警察射殺了的那一位。」

作為醫生，平時做手術要不一樣的冷靜；但作為攝影師，要飽含激情。「有時人格分裂。」張醫生說。

生活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說或想說，「香港如此富裕的社會卻有不為人知的一面，拍下它們給大眾看，是一個啟示，否則大家不知道自己如此幸福富裕，還有一班低下層所住的环境如此差，如此沒有尊嚴。」

深水埗原是香港最貧窮的社區，近年卻豪宅林立，張榮麟拍了一張照片，正是揭示這種諷刺的貧富懸殊。在建豪宅的地盤之下，是無家可歸者的谷底生活。張醫生印象最深有間板

高鏡頭裏的低端人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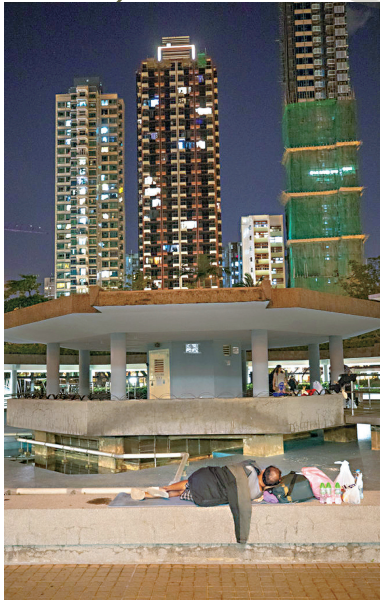


病人給醫生問題去解決，你幫他治好或斷個症便可以了；但這些長期的社會問題，不是醫生落藥開刀可以解決的。

——醫生張榮麟

■張榮麟發現根深柢固的社會問題無藥可醫，惟有用鏡頭記錄富裕香港有一班低下層，正在沒尊嚴地生活。

豪宅林立的深水埗同時是香港最窮地區，幾多人位於山之巔俯瞰我的疲倦？



土瓜灣24小時麥當勞的麥難民，也是張醫生的抓拍對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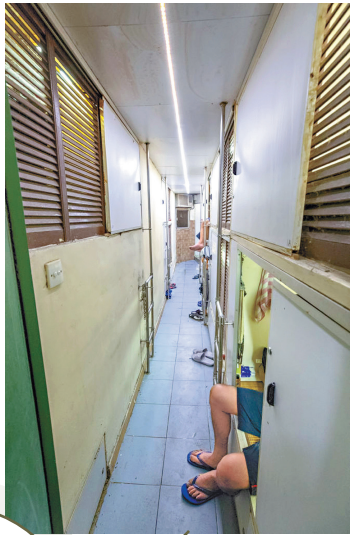
籠屋日漸在港消失，但貧窮有隨之而一併消失嗎？



露宿者以一塊木板KO公園裏有把手的凳，將之變身龍床。



棺材房的蟑螂和蝨子，是張榮麟最先在這些地方認識的朋友。



同一獅子山下，香港有多少N無人士，過着沒尊嚴的非人生活？



一個無家家庭住在唐樓頂樓梯間，這小空間包含廚房。



6月7至9日，這系列相片會於EastPro Gallery展覽。



撰文 鄭天儀
字戀狂，大眾文化、小眾藝術通殺。文化藝術平台「The Culturist 文化者」創辦人。
攝影：黃溢偉
部份圖片由被訪者提供